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三十五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李恪传

——《新唐书》卷八十

【原文】

郁林王恪，始王长沙，俄进封汉。贞观二年徙蜀，与越、燕二王同封。不之国，久乃为齐州都督。帝谓左右曰：“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？但令早有定分，使外作藩屏，吾百岁后，庶兄弟无危亡忧。”十年，改王吴，与魏、齐、蜀、蒋、越、纪六王同徙封。授安州都督。帝赐书曰：“汝惟茂亲，勉思所以藩王室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。外之为君臣，内之为父子，今当去膝下，不遗汝珍，而遗汝以言，其念之哉！”坐与乳媪子博簺，罢都督，削封户三百。高宗即位，拜司空、梁州都督。

恪善骑射，有文武才。其母隋炀帝女，地亲望高，中外所向。帝初以晋王为太子，又欲立恪，长孙无忌固争，帝曰：“公岂以非己甥邪？且儿英果类我，若保护舅氏，未可知。”无忌曰：“晋王仁厚，守文之良主，且举棋不定则败，况储位乎？”帝乃止。故无忌常恶之。永徽中，房遗爱谋反，因遂诛恪，以绝天下望。临刑呼曰：“社稷有灵，无忌且族灭！”四子，仁、玮、琨、璋并流岭表。显庆五年，追王郁林，为立庙，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。神龙初，赠司空，备礼改葬。

【译文】

郁林王李恪，开始封王在长沙，后封为汉王，贞观二年迁到蜀，与

越、燕二王同时受封。但他很久不到封地，仍为齐州都督。太宗对左右说：“我难道不想常见到恪儿吗？只是名份早已定了，使他在外面作藩为屏，我百年之后，他们几个兄弟没有危亡之忧。”贞观十年，李恪改封为吴王，与魏、齐、蜀、蒋、越、纪六王同时调封。授为安州都督。太宗给他赐书说：“你是我的至亲骨肉，常想着以你来捍卫王室，以义办事，以礼修心。在外为君臣，在内为父子，现在你将远离我，不给你珍奇宝物，而给你一封信，很是想念。”后来因与乳媪子博艺戏玩，被罢去都督，削封三百户。高宗即位后，拜为司空，梁州都督。

李恪善长骑马射箭，有文才武略，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，地位和威望都很高。为朝中和朝野人心所向。太宗开始立晋王为太子，后又想立恪为太子。长孙无忌坚决反对，太宗说：“你莫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的原因而反对吧？（晋王母亲是长孙无忌的妹妹）况且恪儿英武果敢，很像我，如果保护舅氏家族，也说不定会依靠他。”无忌说：“晋王仁厚，是守成、文治的良主。并且如果诸事举棋不定终会失败，更何况立太子这样的大事呢？”太宗于是作罢。由于这件事，长孙无忌对李恪很讨厌。永徽年间，房遗爱谋反，长孙无忌因此而把李恪杀了，以断天下的念头。临刑时，李恪大喊道：“祖宗，社稷有灵，长孙无忌必受灭族之祸。”太宗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分别流放岭表。显庆元年，李恪被迫封为郁林王，并为他立庙祠，又让河间王孝恭的孙子作郁林县侯作为后继。神龙初年，追赠司空，大礼改葬。

马周传

——《新唐书》卷九十八

【原文】

马周字宾王，博州茌平人。少孤，家窶狭。嗜学，善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。资旷迈，乡人以无细谨，薄之。武德中，补州助教，不治事。刺史达奚恕数咎让，周乃去，客密州。赵仁本高其才，厚以装，使人关。留客汴，为浚仪令崔贤所辱，遂感激而西，舍新丰，逆旅主人不之顾，周命酒一斗八升，悠然独酌，众异之。至长安，舍中郎将常何家。

贞观五年，诏百官言得失。何，武人，不涉学，周为条二十余事，皆当世所切。太宗怪问何，何曰：“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马周教臣言之。客，忠孝人也。”帝即召之，间未至，遣使者四辈敦趣。及谒见，与语，帝大悦，诏直门下省。明年，拜监察御史，奉使称职。帝以何得人，赐帛三百段。周上疏曰：

臣每读前史，见贤者忠孝事，未尝不废卷长想，思履其迹。臣不幸早失父母，犬马之养，已无所施；顾来事可为者，惟忠义而已。是以徒步二千里，归于陛下。陛下不以臣愚，擢臣不次。窃自惟念无以论报，辄竭区区，惟陛下所择。

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右，墙宇门阙方紫极为卑小。东宫，皇太子居之，而在内；大安，至尊居之，反在外。太上皇虽志清俭，爱惜人力，陛下不敢违，而蕃夷朝见，四方观听，有不足焉。臣愿营雉堞门观，务

从高显，以称万方之望，则大孝昭矣。

臣伏读明诏，以二月幸九成宫。窃惟太上皇春秋高，陛下宜朝夕视膳。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，非能旦发暮至也。万有一太上皇思感，欲即见陛下，何以逮之？今兹本为避暑行也，太上皇留热处，而陛下走凉处，温清之道，臣所未安。然诏书即下，业不中止，愿示还期，以开众惑。

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，遂貽子孙，世守其政。窃惟陛下之意，诚爱之重之，欲其裔绪承守，与国无疆也。臣谓必如诏书者，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，富贵之，何必使世官也？且尧、舜之父，有朱、均之子。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，兆庶被殃，国家蒙患。正欲绝之，则子文之治犹在也；正欲存之，则桀、纣之恶已暴也。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，宁割恩于已亡之臣，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，适所以伤之也。臣谓宜赋以茅土，畴以户邑，必有材行，随器而授。虽干翻非强，亦可以免累。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，所以终全其世者，良得其术也。愿陛下深思其事，使得奉大恩，而子孙终其福禄也。

臣闻圣人之化天下，莫不以孝为本，故曰：“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”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孔子亦言“吾不与祭如不祭”，是圣人之重祭祀也。自陛下践祚，宗庙之享，未尝亲事。窃惟圣情，以乘舆一出，所费无艺，故忍孝思，以便百姓。而一代史官，不书皇帝入庙，将何以貽厥孙谋、示来叶邪？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，然圣人训人，必以己先之，示不忘本也。

臣闻致化之道，在求贤审官。孔子曰：“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”是言慎举之为重也。臣伏见王长通、白明达本乐工，皂杂类；韦盘提、斛斯正无他材，独解调马。虽术逾等夷，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。今超授高爵，与外廷朝会，駉竖倡子，鸣玉曳履，臣窃耻之。若朝命不可追改，尚宜不使在列，与士大夫为伍。

帝善其言，除侍御史。又言：

臣历观夏、商、周、汉之有天下，传祚相继，多者八百余年，少者犹四五百年，皆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，岂无僻王，赖先哲以免。自魏、晋逮周、隋，多者五六十一年，少者三二十年而亡。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，故传嗣之主，其政少衰，一夫大呼，天下

土崩矣。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，固当隆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使恩有余地，为子孙立万世之基，岂特持当年而已。然自古明王圣主，虽因人设教，而大要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，故其下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卜祚遐长，而祸乱不作也。今百姓承丧乱之后，比于隋时才十分一，而徭役相望，兄去弟还，往来远者五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无休时。陛下虽诏减省，而有司不得废作，徒行文书，役之如故。四五年来，百姓颇嗟怨，以为陛下不存养之。尧之茅茨土阶，禹之恶衣菲食，臣知不可复行于今。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而罢露台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；景帝亦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，特诏除之，所以百姓安乐。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，承文、景遗德，故人心不摇。向使高祖之后即值武帝，天下必不能全。此时代差近，事迹可见。今京师及益州诸处，营造供奉器物，并诸王妃主服饰，皆过靡丽。臣闻味旦丕显，后世犹怠，作法于治，其弊犹乱。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犹如此，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后，圣虑之所当忧也。

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，聚为盗贼，其国无不即灭，人主虽悔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，当修之于可修之时。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，无益也。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，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，而不知其身之失。故纣笑桀之亡，而幽、厉笑纣之亡，隋炀帝又笑齐、魏之失国也。今之视炀帝，犹炀帝之视齐、魏也。

往贞观初，率土霜俭，一匹绢才易斗米，而天下帖然者，百姓知陛下忧怜之，故人人自安无谤訾也。五六年来，频岁丰稔，一匹绢易粟十余斛，而百姓咸怨，以为陛下不忧怜之。何则？今营为者，多不急之务故也。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在百姓苦乐也。且以近事验之，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，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，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。向使洛口、东都无粟帛，王世充、李密未能必聚大众。但贮积者，固有国之常，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，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？

夫俭以息人，贞观初，陛下已躬为之，今行之不难也。为之一日，则天下知之，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劳，而用之不息，万一中国水旱，而边方有风尘之警，狂狡窃发，非徒旰食晏寝而已。古语云：“动人以行

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。”以陛下之明，诚欲厉精为政，不烦远采上古，但及贞观初，则天下幸甚。

昔贾谊谓汉文帝云“可痛哭及长叹息者”，言：当韩信王楚、彭越王梁、英布王淮南之时，使文帝即天子位，必不能安。又言：赖诸王年少，傅相制之，长大之后，必生祸乱。后世皆以谊言为是。臣窃观今诸将功臣，陛下所与定天下，无威略振主如韩、彭者；而诸王年并幼少，纵其长大，陛下之日，必无他心，然则万代之后，不可不虑。汉、晋以来，乱天下者，何尝不在诸王。皆由树置失宜，不豫为节制，以至灭亡。人主岂不知其然，溺于私爱尔。故前车既覆，而后车不改辙也。今天下百姓尚少，而诸王已多，其宠遇过厚者，臣愚虑之，非特恃恩骄矜也。昔魏武帝宠陈思王，文帝即位，防守禁闭同狱囚焉。何则？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王疑而畏之也。此武帝宠陈思王，适所以苦之也。且帝子身食大国，何患不富，而岁别优赐，会无限极。里语曰：“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。”言自然也。今大圣创业，岂唯处置见子弟而已，当制长久之法，使万代奉行。

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。必也使百姓安乐，在刺史、县令尔。县令既众，不可皆贤，但州得良刺史可矣。天下刺史得人，陛下端拱严廊之上，夫复何为？古者郡守、县令皆选贤德，欲有所用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。今独重内官，县令、刺史颇轻其选。又刺史多武夫勋人，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；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，其次乃补边州。而以德行才术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在于此。

疏奏，帝称善。擢拜给事中，转中书舍人。

周善敷奏，机辩明锐，动中事会，裁处周密，时誉归之。帝每曰：“我暂不见周即思之。”岑文本谓所亲曰：“马君论事，会文切理，无一言可损益，听之绵绵，令人忘倦。苏、张、陈、贾正应此耳。然鸢肩火色，腾上必速，恐不能久。”俄迁治书侍御史，兼知谏议大夫，检校晋王府长史。王为皇太子，拜中书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十八年，迁中书令，犹兼庶子。时置太子司议郎，帝高其除。周叹曰：“恨吾资品妄高，不得历此官。”帝征辽，留辅太子定州。及还，摄吏部尚书，进银青光禄大夫。帝尝以飞白书赐周曰：“鸾凤冲霄，必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要在忠

力。”

周病消渴连年，帝幸翠微宫，求胜地为构第，每诏尚食具膳，上医使者视护，躬为调药，太子问疾。疾甚，周取所上奏章悉焚之，曰：“管、晏暴君之过，取身后名，吾不为也！”二十二年卒，年四十八，赠幽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初，帝遇周厚，周颇自负。为御史时，遣人以图购宅，众以其兴书生，素无赀，皆窃笑。它日，白有佳宅，直二百万，周遽以闻，诏有司给直，并赐奴婢什物，由是人乃悟。周每行郡县，食必进鸡，小吏讼之。帝曰：“我禁御史食肉，恐州县广费，食鸡尚何与？”榜吏斥之，及领选，犹废浚仪令。

先是，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，后置鼓代之，俗曰：“咚咚鼓”；品官旧服止黄紫，于是三品服紫，四品五品朱，六品七品绿，八品九品青；城门入由左，出由右；飞驿以达警急；纳居人地租；宿卫大小番直；截驿马尾；城门、卫舍、守捉士，月散配诸县，各取一，以防其过；皆周建白。自周亡，帝思之甚，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。高宗即位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、高唐县公。垂拱中，配享高宗庙庭。

子载，咸亨中为司列少常伯，与裴行俭分掌选事，言吏部者称裴、马焉。终雍州长史。

赞曰：周之遇太宗，顾不异哉！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，若素宦于朝、明习宪章者，非王佐才，畴以及兹？其自视与筑岩、钓渭亦何以异！迹夫帝锐于立事，而周所建皆切一时，以明佐圣，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，恨相得晚，宜矣。然周才不逮傅说、吕望，使后世未有述焉，惜乎！

【译文】

马周，字宾王，是博州茌平人。他年幼时失去父母成为孤儿，家里贫穷困苦。他十分喜爱学习，精通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。性格开朗豪迈，乡里的人都认为他不讲究小节，看不起他。武德年间，州里的助教一官无人，他补任职官，事情治理得不好。刺史达奚恕常常责怪他，马周于是离去，客居到密州。赵仁本推崇他的才华，给他准备了很多行装，让他进关。马周途中客住汴州时，被浚仪县令崔贤侮辱，于是心中悲愤不已，又向西走，住在新丰，旅店的主人照顾他，马周就要了一斗八

升酒，悠闲地在那儿自斟自饮，众人对此都感到奇怪。他又到了长安，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。

贞观五年，唐太宗下诏让百姓议论朝政得失。常何是一个武将，没有什么学问，马周为他分列条目写了二十多件事，都是切中时弊的。太宗感到奇怪，便问常何，常何说：“这不是我所能想出来的，家中的门客马周教我这样说。这个客人，是个忠厚孝义之人。”唐太宗就召见马周，过一会儿未到，太宗接连派使者四次去敦促。等到马周前来拜见，唐太宗与他谈话，非常高兴，诏他入值门下省。第二年，又任马周为监察御史，马周恭敬地接受了命令而且胜任了这一职务。唐太宗因为常何而得到人材，就赐常何丝帛三百段。马周上疏说：

“为臣我每次读前代史书，看见贤能的人和忠孝的事迹，没有一次不是掩卷长思，渴望追寻他们的足迹。我不幸早年就失去父母，报答养育之恩的心情已无处可实现；想今后所能做的，只是对朝廷忠义了。因此我步行了二千里，前来归依陛下。陛下不认为我愚笨，越级提拔我做高官。我暗自想我没有可报答陛下的，现在就竭尽我的微薄而忠诚之心，提出建议，供陛下选择。

“我看见大安宫在宫城右边，宫墙、屋檐和门观比起紫极宫来就显得矮小。东宫，皇太子居住的地方，在里面；大安宫，是至尊高祖太上皇居住的地方，反而在外面。太上皇纵然是心意清静俭朴，爱惜人力，陛下不敢违背他的意愿，但是有周围少数民族前来朝见，天下前来观听朝政，大安宫就显得不合适了，我希望建造城墙门观，务必高大显著，以与太上皇的名望相称，如果这样，那么大孝也就彰明显著了。”

“我拜读了陛下的诏令，二月要驾临九成宫。我私下认为太上皇年事已高，陛下应该早晚探望。现在所要驾临的宫殿离京城有三百多里，不是早晨出发傍晚就能到达的。万一太上皇有什么感触，想马上见到陛下，又怎么来得及呢？陛下这次只是为了避暑去的，太上皇留到热的地方，而陛下到清凉的地方去，如此来处置热和凉，是我不能心安的地方。但是诏令已经下达，事情就不能中途停止，希望陛下昭示回来的日期，消除众人的疑惑。”

“我看见陛下宗室的人和功臣都到属国去，这样，封国就传给其子孙后代了，让他们世代守护着分封国政权。我私下认为陛下的用意实

在是爱护他们、看重他们，想让他们后代继承、守护下去，代代相传。我认为像诏书中提到的那些人，陛下应该考虑如何安定他们，使他们富贵，又何必让他们世代做官呢？即使是尧、舜那样的父亲，尚且有丹朱、均那样不贤的儿子。假使有不成器的人承袭了封国和职位，百姓就要遭殃，国家就要蒙受灾难。假如想禁绝这种情况，那么像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文的大治还会实现；假如还想继续这种状况，那么像春秋时代晋国栾黶的强横凶恶早已显出暴虐了。所以说与其毒害还活在世上的人，不如对已死的臣子割断恩情，那么原来所说的陛下爱护他们，看重他们，正好是伤害他们啊。我认为应该授予他们土地和人口，确实有才能的，再按能力大小授官职。即使权势不够强大，却也可以因此免受牵累。汉光武帝不任命功臣为官吏，因此保全了他们的后代，这才是深得统治方法的啊。希望陛下慎重地考虑这件事，使那些贵族功臣能够得到隆恩，而且子孙后代能够一直享有富贵利禄。”

“我听说圣人教化天下，没有不把孝义当作根本的。所以说‘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孝义，而尊敬父亲又不能大于祭天’，‘国家的大事，在于祭祀和作战’，孔子也说‘我不亲身参加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’，圣人就是这样重视祭祀啊。自从陛下登上帝位，宗庙祭祀的事，未曾亲自参加过。我私下揣摩陛下的心思是，认为自己乘车一出，花费就会很多，所以忍下了孝心，方便百姓。但是这一代的史官，没有写上皇帝到宗庙去，将拿什么来传给子孙后世，昭示帝业呢？我知道大孝实在不是只在祭祀的仪式上，但圣人要教导别人，必定要自己先做到，表示没有忘记根本啊。”

“我听说达到教化的方法，在于求得贤选，审察官员。孔子说：‘只有名位与官爵不可以借给别人。’这说的是谨慎用人的重要啊。我见到王长通、白明达本来是乐工、车夫等杂役，韦盘提、斛斯正没有其他才能，只懂得调教马匹。虽然技艺超过同等地位的人，只可以多赏赐他们钱财丝帛，让他们家境富足。现在却超越名位授予他们过高的爵位，让他们参与朝廷的朝会，这些养马、歌舞的贱人，却穿着官服、官饰，我暗自为此感到羞耻。如果朝廷的任命不能更改，适宜的办法是不让他们排列官班，与士大夫同列一伍。”

太宗赞成他的说法，升他做了侍御史。他又上疏说：

“我一个个地观察夏、商、周、汉的天下，帝位相传，多的有八百多年，短的也有四五百年，都是依靠积累功德、基业，对百姓施加恩惠，才能这样长久。其中也有邪僻的君王，但却能依靠着以前有才德的君主而幸免灾难。从魏、晋到周、隋，长的延续五六十一年，短的二三年就灭亡了，实在是因为创业的君主不致力于仁义教化。他们在位只能保住自己，以后没有留传下来什么功德值得追思，所以后来继位的君主，政权稍见衰败，一个人振臂一呼，奋起反抗，统治便土崩瓦解。现在陛下虽然大功平定了天下，但是积累功德的日子还很短，大力提倡禹、汤、文、武的治国主张是应有之事，应广施恩惠，留下余地，为子孙后代创立万世的基业，哪里只是维持自己一代的统治呢。然而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，虽然因人施教，但自己非常节俭，而对百姓施加恩惠，所以人民爱戴他像对待父母，崇拜他如崇拜日月，敬畏他同敬畏雷霆，皇位能传长久，而且没有祸乱发生。现在百姓正值丧乱之后，人口比起隋代才是它的十分之一，但是徭役不断，往往是兄去弟回，来往行程五六千里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从没有间歇的时候。陛下虽然下诏减免徭役，但有关部门却不能免除劳作，只是行了文书，而徭役的繁重仍像从前一样。四五年来，百姓中很多嗟叹抱怨，认为陛下不体恤他们。尧的茅屋土阶、禹的粗衣陋食，我知道不可能在今天再实行。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而停止修建露台，搜集上书的布袋，做成宫殿的帷幕，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也很节约，长度不施到地上；汉景帝也认为编织的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会妨害女子的纺织，特地下诏免除了，因此百姓安居乐业。汉孝武帝虽然极度奢侈，但因受惠于文帝、景帝遗留下来的功德，所以天下人心没有动摇。假如在汉高祖的后面就是武帝继位，天下一定不能保住。这些都是近代的事，事迹清晰可见。现在京城以及益州等地，制造供奉的器物，以及诸王、官妃、公主的服饰，都太奢侈华丽了。我听说先王视早朝于拂晓之时，后代都难以避免出现懈怠的人；靠法来治理，弊病更大，更容易混乱。陛下年轻时接触过社会，知道百姓的困苦，前代的兴衰，也是亲眼所见，您治理天下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皇太子生长在深宫，没有经历过世事了。您之后他继位会怎样呢，这是陛下您心里应当忧虑的啊。”

“我私下寻思，自古以来只要百姓起来造反，聚集成盗贼，那个国

家就没有不立即灭亡的，君主虽然悔悟了，但没有再能安稳、保全政权的。大凡治理政治推行教化，应当在可以治理的时候治理它。如果要等到事变发生才来后悔，就没有用处了。所以君王每每见到前代的灭亡，就知道他们的政治教化是从哪方面丧失的，但却不知道自身的过失。所以纣笑桀的灭亡，而幽王、厉王笑纣的灭亡，隋炀帝又笑齐、魏的亡国。现在我们来看隋炀帝，正像昔日隋炀帝看齐、魏一样。”

“回想贞观初年，全国因霜冻而歉收，一匹绢才换一斗米，但天下很安定，这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怜恤、体贴他们，所以人人都很安定而没有怨言。这五六年来，都是丰收年，一匹绢可以换十多斛粟，但百姓却多抱怨，认为陛下不怜恤、体贴他们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做的大都是不迫切的事情啊。自古以来，国家的兴亡，不是凭着积蓄粮食多少决定，而在于百姓是苦还是乐。姑且拿近朝的事来验证这个道理。隋朝贮粮在洛口仓，李密利用了它；贮藏布帛在东都（洛阳），却被王世充占据；西京（长安）的府库也成为我们今朝的资财。假使洛口、东都没有粮食、布帛，王世充、李密就不一定能聚集起那么多人马。积贮本是立国的常规，应当在百姓有余力时才收聚，难道要在百姓吃力时强行收敛，而用来资助盗匪吗？”

“节俭朴素以安息生人，贞观初年，陛下已亲自这样做了。现在再实行它也不难。这样做一天，天下百姓就知道，高兴得载歌载舞。如果百姓已经疲惫不堪，却不停地征用他们，万一中原发生了旱涝灾害，而边境又传来战争的警报，狂妄狡诈之徒也暗中兴起，那就不只是晚吃饭晚睡觉能解决的了。古语说：‘感动人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，应和上天要用诚实而不是文辞。’以陛下的贤明，如果真想励精图治，也不用采取上古的做法，只要能像贞观初年那样，那么天下百姓就很幸运了。”

“从前贾谊对汉文帝谈起‘可痛哭及长叹息的事’，他说：当韩信在楚地为王、彭越在梁地为王、英布在淮南为王的时候，假使文帝坐了皇位，天下一定不能安定。他又说：由于众王年少，让傅、相来控制他，当众王长大以后，一定会发生祸乱。后代都认为贾谊说得很对。我私下观察现在的众位大将、功臣，与陛下一起平定天下的人，没有像韩信、彭越那样威望智慧能震撼陛下的人；并且众王都年幼，即使他们长大

了，陛下在的时候，一定不会生出二心，但是万世以后，不能不让人忧虑。汉、晋以来，祸乱天下的，哪一个不是众王之中的人呢。都是因为建立诸位封赏不当，也不事先加以节制，而导致灭亡。君主哪里会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呢，只是沉溺于个人的感情难以摆脱罢了。所以虽然前面有车倾覆了，但后面的车仍然不改车道，重蹈覆辙。现在天下百姓还较少，而众王却已有很多，对于那些过分受宠的，我实在感到忧虑，不仅仅是凭借恩宠而骄横的事啊。过去魏武帝宠爱陈思王，文帝即位以后，把他禁闭看守起来，像对待狱中的囚犯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先帝对他过分恩宠，所以继位的君王怀疑而且害怕他啊。况且皇帝的儿子都有封地，哪里还怕没有富贵，另外皇帝每年给他们的优厚赏赐，更是没有限度的。俗话说：‘贫穷不学俭朴，富贵不学奢侈’，这说的是顺其自然的道理。现在陛下开创帝业，哪里只是为安置眼前的子弟呢，应当制定长久的法度，使世代都奉此而行。”

“我听说治理天下以人民为根本。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的，在于刺史、县令。县令很多，不可能做到都是贤才，但要州里有好的刺史还是可以的。假如全国的刺史都很贤能而得民心，陛下拱手端坐在朝廷上，还要再去做什么吗？古时候的郡守、县令都选拔贤明有才德的人，想要运用他们，一定先考察他们管理百姓的能力，或从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中选拔成绩优等的做宰相。现在只重视内官，而轻视县令、刺史的选拔。刺史大多是武夫中有功劳的人，有的是不称职的京城官员放出去补的空缺。能折服别人、果断刚毅，身强力壮的人入朝做中郎将，那些稍差一些的人才被补充到边远州县，用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任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。百姓不能安居乐业，大概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吧。”

他的上疏进奏以后，唐太宗认为很好。提拔他做给事中，转任中书舍人。

马周善于陈述奏章，机敏、辩证、清晰、深入，切中要害，处理问题周密，当时有很高的声誉。太宗常说：“我一时不见马周就想他。”岑文本对他亲近的人说：“马周论事，文采洋溢，切合情理，没有一字可以增删，听起来洋洋洒洒，能使人忘却疲倦。苏秦、张仪、终军、贾谊正是这样啊。然而他两肩上耸，面有火色，向上升官一定很快，只是恐怕不能

活得长久。”没过多久，马周升任治书侍御史，兼谏议大夫职务，代理晋王府长史。晋王为皇太子，又拜任他为中书侍郎，兼任太子右庶子。贞观十八年，他又升迁中书令，还兼任庶子。当时设置太子司议郎，唐太宗抬高了此官的官阶。马周感叹道：“只遗憾我资质、品格不够，不能当上这个官职。”唐太宗远征辽东，留马周在定州辅佐太子。等到太宗回来，马周暂任吏部尚书，晋升银青光禄大夫。唐太宗曾经用飞白书赐给马周，上面写着：“鸾凤直冲霄汉，一定要凭借羽翼；辅佐所要寄托依靠的，关键在于尽忠尽力。”

马周患消渴病多年，太宗亲自到翠微宫去，寻找好地方为他建造第宅，经常让御厨为他备饭，御医前去看护。唐太宗又亲自为他调药，太子也前去探视。病更重时，马周就把他原来上的奏章全部烧掉，他说：“管仲、晏子显露君主的过失，博取身后的名声，我不这样做。”贞观二十二年，马周逝世，年仅四十八岁。唐太宗追赠他为幽州都督，陪葬在昭陵。

当初，唐太宗厚待马周，马周也很因此恃才自傲。他做御史时，派人按图样购买住宅，众人认为他从一个书生起家做官，平时没有什么资财，都暗暗取笑他。过了些日子，他派出去的人禀告他发现有的宅第，价值两百万，马周立刻报告了太宗，太宗就下诏让有司出钱，并赐给他奴婢、杂物，人们这才领悟到他的用意。马周每次到郡县去，都要吃鸡，有小吏告发他，太宗说：“我禁止御史吃肉，是担心州县花费太大，吃鸡与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打了那小吏一顿还训斥一番。等到马周负责选官，还罢免了那个浚仪县令。

以前，京城里早晚传呼，以提高百姓的警惕，后来改用敲鼓代替传呼，俗称：“咚咚敲”；朝廷的官员旧时服装只有黄紫色，马周入朝后，三品官的官服是紫色，四品、五品官的官服是红色，六品、七品官的官服是绿色，八品、九品官的官服是青色；城门从左边进去，从右边出来；用飞驰的驿马来传送战争警报；收纳居住户的地租；值宿警位大小轮流；截断驿马的尾巴；城门、卫舍和守捉兵，每月把名额分散配给各县，各取一人，来防止他们的过失。这些都是马周的建议。自从马周死后，唐太宗非常想念他，就假借方士的方术再看一看他的形象。高宗继位后，追赠马周为尚左仆射、高唐县公。武则天垂拱年中，马周又在高宗

的祭庙中被附带祭祀。

马周的儿子马载，咸亨年间任司列少常伯，与裴行俭共同执掌选拔官吏事务，人们一谈起吏部就并称裴、马。后死于雍州长史任上。

传赞说：马周幸遇唐太宗，回头看看不是很令人惊异的么！他由一个草民陋夫而谈论天下事，就像一直在朝廷为官，很熟悉典章制度的人一样，如果不是君王的辅佐贤才，又怎能到如此程度呢！他自认为与商朝的傅说筑居岩间、周朝的姜尚垂钓渭河没有什么不同之处！因为太宗坚定而勇锐地开拓功业，而马周所建言的都切合时势，以贤明才能辅佐圣明君王，所以君王宰相之间的关系，用胶漆相粘而自然亲密牢固，相见恨晚，是情理之中的啊！然而马周的才能比不上傅说、吕望，使得后世没有叙述流传，真是可惜啊！

徐有功传

——《新唐书》卷一百十三

【原文】

徐有功名弘敏，避孝敬皇帝讳，以字行，国子博士文远孙也。举明经，累补蒲州司法参军，袭封东莞县男。为政仁，不忍杖罚，民服其恩，更相约曰：“犯徐参军杖者，心斥之。”讫代不辱一人。累迁司刑丞。时武后僭位，畏唐大臣谋己。于是周兴、来俊臣、丘神勣、王弘义等揣识后指，置总监牧院诸狱，捕将相，俾相钩逮，掩搦护送，楚掠凝惨。又汙引天下豪桀，驰使者即按，一切以反论。吏争以周内穷诋相高，后辄劝以官赏，于是以急变相告言者无虚日。朝野震恐，莫敢正言，独有功数犯颜争枉直，后厉语折抑，有功争益牢。

时博州刺史琅邪王冲，责息钱于贵乡，遣家奴督敛，与尉颜余庆相闻知，奴自市弓矢还。会冲坐逆诛，魏州人告余庆豫冲谋，后令俊臣鞠治，以反状闻。有司议：“余庆更永昌赦，法当流。”侍御史魏元忠谓：“余庆为冲督偿、通书，合谋明甚，非曰支党，请殊死，籍其家。”诏可。有功曰：“永昌赦令：‘与虺贞同恶，魁首已伏诛，支党未发者原之。’《书》曰：‘歼厥渠魁’，律以‘造意为首’，寻赦已伏语，则魁首无遗。余庆赦后被言，是谓支党。今以支为首，是以生入死。赦而复罪，不如勿赦；生而复杀，不如勿生。窃谓朝廷不当尔。”后怒曰：“何谓魁首？”答曰：“魁者，大帅；首者，元谋。”后曰：“余庆安得不为魁首？”答曰：“若魁